

我救你命，你暖我心。
纵有一身神技，也只愿被你温柔相待。

希行 最新力作

起点500万点击 粉红月票榜第一
知名插画师呀呀 手绘封面图

随书附赠 趣味书签

全套赠送手绘海报+独家番外

娇娘

医经

(伍)

希行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希行·著

娇娘

医经 (伍)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娇娘医经 伍 / 希行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5.12

ISBN 978-7-5339-4310-3

I. ①娇… II. ①希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 251323 号

责任编辑 徐 旻
封面绘图 呀 呀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责任校对 陈 玲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娇娘医经 伍

希行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332千字

印张 16

插页 1

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310-3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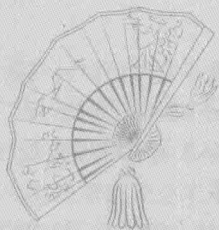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CONTENTS

第四十一章	日食 / 001
第四十二章	路祭 / 027
第四十三章	应诉 / 046
第四十四章	杀器 / 071
第四十五章	意外 / 098



第四十六章	陷阱 / 119
第四十七章	天意 / 148
第四十八章	私心 / 175
第四十九章	异变 / 201
第五十章	把柄 / 225



第四十一章 日食

六月的西北清晨带着几分凉意，东边的天才微微发亮，龙谷城的南城门已经熙熙攘攘。此战后获得封赏的人很多，尤其是一些白身获得举荐成为官身，这样就需要他们进京走一趟，递交解状备案。周六郎也在其中，不过他倒不是要去递交解状，他本是官身，此战后也升了两级，借着递交文书等事，官厅派他进京一趟。

“出来两年多了，想家了吧？”周家的叔伯兄弟们围着周六郎问道。

“想，但也仅仅是想而已。”周六郎说道。

“好，是我周家的好男儿。”几双大手纷纷揉搓周六郎的头和肩。

“你们几个老家伙，别把人家年轻人捶打散了。嫉妒人家这一身好筋骨，也用不着这样吧。”有人在后笑道。大家回头看去，也都笑了，“周监察。”

身穿紫袍的周凤祥含笑点头，“这便是你们家的小六子吧？”他说道，目光扫过眼前这个身材高大、结实英俊的少年，问：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八。”周六郎抬头大声答道。

“壮得跟头小牛犊子似的。”周凤祥笑道，一面伸手拍了拍周六郎的肩头。

“监察，你还说我们呢，你也小心点拍。”一个周家的长辈笑道。

周凤祥哈哈笑了，跟他们去一边说话，站在周凤祥一旁的赵成此时上前来。

“那件事真是过意不去。”他忽地低声说道。

周六郎忙躬身施礼，“巡检，折杀晚辈了。巡检的恩情，晚辈没齿难忘。”

“我也跟周监察提了，但是……你知道……”赵成接着说道，一面向另一边看去。周六郎也跟着看去，在另一边被许多人簇拥着的姜文元正露出笑容。

“回京去吧，避一避也好。”赵成说道，伸手拍了拍周六郎，“你还小，不急。”

简单地做做样子送别后，将官们就先转身回去了。

“姜副总管，姜副总管。”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。这声音让在场的人都微微低头，姜文元的脸色更是发紫，但却不得不挤出笑容来。在这西北路大家都称呼他“总管”，只有个别的人才会特意给他加上一个“副”字，而周凤祥就是这个别人中之一。

“周监察。”他抬手笑道。

“姜副总管，来，来。”周凤祥伸手拉过他笑道。

一口一个副总管，似乎唯恐他人忘了似的，姜文元心里发恨，但面上不得不笑着。二人在一众将官的簇拥下进城去了。

这些将官一离开，其他人也开始上路，城门前很快安静了下来。可周六郎还站在原地未动，偶尔看一眼城门内。

“六郎，还等人吗？”有人问道。

周六郎摇摇头，收回视线，“不了，哥，那我走了。”他说道，一面翻身上马。小厮随们也上都上马，另有空马驮着一些特产礼物。周六郎再看了一眼城门，催马疾驰而去。

日近午时，清晨的送行队伍早已经散去，城门的喧嚣一如往日。两辆马车吱吱呀呀地从城门中出来，在这进进出出的城门前毫不起眼，只带着四五个随从，另有一人骑马相送。

“大哥，还是让我也去吧。”徐四根道，带着几分不舍。

“不用了，这边不能离人。”范江林道。

徐四根显然也明白，“大哥，你们路上小心。”他一面叮嘱，一面查看随从，又去查看带的行李。

“四叔，你放心吧。”范江林媳妇抱着孩子说道。

“管勾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把大爷好好送到京城。”随行的几个兵丁也大声说道。这是徐四根从自己军中招募的兵丁，选的都是忠心可靠的人，又给足了他们银钱。

“好，就有劳你们了。”徐四根点点头说道。

“那范江林干什么去了？”方侍禁，不，如今已经是方知寨的方仲和问道。他不用去京城，直接到自己新任的寨堡上任。

“说是扶灵回乡。”一个亲随说道。

“扶灵回乡？”方仲和失笑，摇摇头，“真逗，都过去两个月了才想起扶灵回乡啊。”不过这跟他没关系，走了也好，一去不回更好，这件事便可随着他的履历变动而翻过去了。

六月天，娃娃脸。原本还放晴的天突然大雨点砸了下来，热闹的街上顿时变成一片汪洋。吴掌柜伸手关上窗户，听着打在窗上的疾雨声。

“哎呀，娘子他们不会淋了雨吧？”他担忧地说道。

婢女坐着，将算筹拨算得飞快，一面翻着账本，头也不抬地笑了，“吴大叔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家娘子能掐会算，跟老天爷关系好得很，下雨会提前告诉她的。”

吴掌柜也笑了，看着神采奕奕的婢女摇头。先前听秦郎君说还有些疑虑，但很快接到江州府的来信，果然是娘子要进京了，这丫头欢喜得似乎不知道手脚该怎么放了，每日跟陀螺似的转个不停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消散激动。

“娘子这么厉害啊，那不知道老天爷将今年日食的时辰告诉她了没有？”他笑道。



说起这个，两个人都笑了。前些时候他们要去普修寺拜佛做法事好保佑娘子一路平安，没想到普修寺被人提前订了法事停了接待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太史局司天台的一群官员要上香求佛。早知道司天台官员惫懒无用，编错历法也不稀奇，但闹出求佛测天的事还真是第一次，虽然那些官员事后死活不承认，但也不妨碍这件事流传开来。有御史自然少不得趁机讨伐，但这种讨伐很快就偏离了本意，最后吵闹不休，互相攻讦，最终让这件事不了了之。不过朝廷的事民众们并不在乎，他们只在乎乐子。婢女和吴掌柜哈哈笑了一回，又算着程娇娘等人的路程，外边瓢泼大雨丝毫没有影响到室内的乐意浓浓。

而此时在百里之外，晴空一片。

“娘子，过不去了。”两个侍从纵马而来，在车前禀道。

“怎么过不去？不能出城吗？”半芹掀着车帘问道，一面用扇子扇着，一脸的细汗。

“城门被堵住了，不让过。”侍从说道。

“城门为什么不让过？咱们的路引都齐全着呢。”半芹不解地问道。

“说是要做法事，禁止通行。”侍从说道。

半芹失笑，“做什么法事能封了城门？官府怎么敢？”

这件事显然也超出侍从的预料，他摇摇头，“我们没能近前，被人拦在外边了，说明日午后才能走。”

“荒唐，我们今晚要赶到平凉度驿站的，明日再走，路程就耽搁了。”半芹急道，回头看程娇娘。

车内的程娇娘点点头，“过去看看。”

六月的日头热辣辣地挂在天上，写有“盘江县”三字的城墙上的几个人虽然站在凉棚下，还是热得浑身冒汗。

“韩县尊，果然让他们如此做吗？”一个男人问道。

一旁身穿官袍的中年男人面带疲惫，又带着几分无奈，“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。”

“县尊，这秃驴越来越嚣张了。”另一个小吏模样的男人急道，“今日他敢堵城门，明日就敢堵衙门啊。”

韩县令叹了一口气，“那又如何？”他说道，一面伸手指着下面，“你们谁能制止？”

从城墙上看去，其下密密麻麻的民众，远处还有无数人赶来，一个个虔诚地叩拜。城门正中摆着一个祭坛，四周围着十几个小僧，最上端坐着一个慈眉善目的白胖和尚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引得下边民众一阵喧腾，旋即又是一片叩拜。这时候如果有人要求这和和尚离开城门，相信只要这和和尚伸手那么一指，哪怕说踩死，这些民众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，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官吏。城门上的人神情忧重又无奈。

“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一人忍不住低声说道，“当初修沟渠的时候明明只是请来做个法事，给几个钱就打发走了，怎么留下来一两年变得如此？”

“这秃驴连一卷经都念不全，竟然也成了大师。”另一人冷笑道，“果然民多愚。”

“民多愚，也是你我失职造成的。”韩县令又叹了一口气，“也怪我疏忽了，想他一个

和尚，念念经能有什么大不了的，结果由他积少成多成今日之势。”

“怎么把这老和尚送走呢？”有人说道。

“请神容易送神难啊。”另一人摇头，“这秃驴如今在这里信徒众多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让他走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”

“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韩县令说道，一面抬头看天，原本晴朗的天空似乎有些阴云了，“但愿这次司天台的那群家伙预测得准一些。真要日食了，看这秃驴怎么办。”

众人正在城墙上无奈，忽闻下边一阵喧闹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好像是有人要出城，被拦住了。”

几人向前走了几步，果然见一辆马车被拦下了。

“看来是外乡人，不知道这件事，你们让人拦着点，这群和尚嚣张，别惹出什么事。”韩县令忙道，便有一个官员应声“是”，对身旁的差役说了几句话，那差役便下去了。

这边的气氛已经有些不好了。

“我们急着赶路，还请行个方便。”随从说道，话客气，语气不客气。

面前的两个和尚一脸倨傲。

“你听不懂人话啊？”他们干脆连话都不客气了，“今日日食，我们师父要做法事祈福救护，你们要么回去躲一躲，要么就跟着在这边跪下来，别不知好歹啊。”

随从咬牙，还没说话，身后的马车被人掀开了车帘。

“日食？”程娇娘说道，“今日日食？”

“是啊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”两个和尚说着看过来，话说一半声音停下，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女子。好……好美啊……

“啊，小娘子……”一人终于先回过神来，忙双手合十抬步上前。

随从伸手拦住，带着几分警告。

“大师我要和有缘人说话，不行吗？”和尚却没有丝毫惧怕，看着随从淡淡地说道。

此言一出，四周的民众立刻说话了。

“哎呀，你这年轻人快让开，怎么能对大师不敬呢？”

“这小娘子是有缘人？真是太好了，快，快，听听大师怎么说。”

四周人群汹涌，十几个随从见势不妙忙围在车前，但从城墙上看下去，他们在一片人海里显得很势单力薄。

“让让，让让。”几个差役喊着走过来，驱散围过来的民众。

两个和尚看着他们，带着几分不屑，“什么事啊？差爷，我们这里做法事呢，师父说了，差爷们煞气太重，要回避，不然待会儿影响了法事效果，这个……谁负责？”

一听这话，四周的民众顿时拥上来了，“哎呀，你们快走远点。”

人多势众，几个差役顿时也化作人海中的一粟，随着人群拥挤，摇摇欲坠。他们的脸都白了，下意识地后退，直到撞上马车。

“做什么法事？”女声在后问道。



这大胆的小娘子，还说什么话，还不快放下车帘掉头走。差役心里担忧地想着。

“为什么要走？我要出城，我要赶路。”程娇娘说道，看着两个和尚，“是你们不允許吗？”

两个和尚笑嘻嘻地走近前，两个随从忙再次挡住。

“小娘子，是急着出城？”他们问道，一双眼睛毫不避讳地在程娇娘身上扫来扫去。夏日里衣衫单薄，虽然这小娘子穿得宽松，但也掩不住玲珑曲线。

“我们看不妙啊，不如小娘子下来，让我们师父瞧瞧可否？”

“你们大胆！”半芹喊道，挡住程娇娘，“想干什么？”

“哎呀，你这小娘子，大师是好心，你这么凶做什么？”

“就是，什么态度，怎么能对大师不敬呢？”

“能得宁德大师一见可是修来的福气，别不惜福。”

四周的人立刻不满地指责，两个和尚带着几分得意笑了笑。

半芹又是气又是急，还要说什么，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轻轻地拍了拍。

“好啊。”程娇娘说道，一面抬脚下车。

真要去？半芹有些急，伸手拉程娇娘的衣袖，“娘子。”

“你在这里等着。”程娇娘对她道，又吩咐一个随从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那随从应声“是”，抬脚跟上，小心地护在一旁。

两个和尚对视一眼，笑嘻嘻地引路。人群自动让开，祭台上的和尚一直垂着眼，专心地打坐念经，似乎根本就没看到这边的事，直到两个和尚引着程娇娘近前。

城墙上的官员们忍不住再向前走了几步，扶住墙头。

“这小娘子想干什么？”韩县令说道，带着几分焦急，“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”

“县尊，那秃驴可是祸害了不少妇人……”一个小吏忍不住道，“这小娘子是外地口音，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要真出了事，也只能是吃哑巴亏了……”

韩县令跺脚，“快，快，你们快让人过去劝她回去，先别出城了。急什么急啊，等一刻又怎么了？也不看看对方人多势众……”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急得心头冒火，看着城下，那老和尚已经抬头看向这小娘子了。

“施主，不知有何事？”他含笑问道，神态端庄，但眼中那一丝惊艳淫邪却没有躲过男人们的眼睛。这种眼神，是个男人都懂。程娇娘身边的随从垂在身侧的手攥起来。

“我要出城，听说还要你允许？”程娇娘说道。

“施主，今日日食大不吉，午时就要做法事，否则救护不及。施主莫要行路，不如留下，待法事过后，施主自可上路。”老和尚含笑说道。

“大师，我不信佛，自幼承袭圣人之学，不说鬼神之事，所以也不惧怕什么不吉。”程娇娘说道，“我只是来问大师一句，我要出城，大师是允许还是不允许？”

“阿弥陀佛。施主，对佛不敬可是要入畜生道的。”老和尚抬头说道，带着几分肃穆和几分怜悯。

程娇娘看着他笑了，“大师，是不允许了？”

“一来是为施主着想，二来嘛，也是为大家着想。”老和尚说道，一面看向四周抬手。伴着这动作，四周的民众一阵喧闹，虔诚地叩拜。

老和尚又看向程娇娘，“我们为了此次法事准备许久，乃是为了万民之福，若为施主一人拆了祭台让路只怕不妥，我想施主不会不顾民众之福吧？”

这是威胁。这是恐吓。随从不由得再次往程娇娘身前站了站，手按在腰间。

“大师说祈福这话真是太可笑了。”程娇娘说道，“没有灾厄，哪用你来祈福？”

老和尚看着她，嘴边的笑意更浓。这小娘子跟别的小娘子真不同，别的小娘子此时此刻不是恐慌，就是早已经顺从地施礼。不错，不错，倒是有些意思。

“施主此话何意？”他随口问道。

程娇娘看着他，“想必大师天文历法不错，所以今日没有日食，大师心里很清楚吧？”

什么？老和尚一怔，还没回过神来，这边程娇娘后退一步，吩咐道：“杀了他。”

身旁的侍从毫不犹豫，似乎早有准备一般拔出腰里的短刃，矮身屈膝半跪下，抬手划过面前跌坐的老和尚的脖颈。老和尚的双目暴瞪，似乎难以置信，连抬手的机会都没有，头颅咕噜滚落，血顿时如泉水般喷涌而出。

城墙上的韩县令正好这个时候看过来，一脸的焦急凝结，张大嘴，呼吸都停止了。似乎又是一瞬间，如热油锅中被倒入一碗水，城门下喧腾起来的尖叫声撕裂了晴空。韩县令一个腿软倚着城墙几乎跌倒。什么小娘子，原来是个金刚夜叉！

无头的尸体倒在地上抽搐着，血液喷涌，头颅沿着台阶滚落下去，停在一个民众身前，还在地上跪着的妇人呆呆地看着大师的头，“嗷”地叫了一声晕倒了。人群有向外跑的，也有向祭台这边围过来的，现场一片混乱。

半芹受的惊吓不比别人少，随从们也吓得白了脸，因为站得远，此时就是想挤也挤不过去，眼睁睁地看着站在祭台上的程娇娘被民众淹没。

“娘子，这和尚好似颇有威信……”随从从低声说道。

程娇娘看他一眼，笑了，“你动手很快，我很喜欢。”

啊？随从怔怔，腾地一下脸变得通红。

程娇娘已经不理睬他了，转过身看着四方拥来的人。

“贼人，贼人。”其他的和尚都红了眼，神情带着愤怒，恨不得撕碎了程娇娘，但又因为那躺在地上的可怖尸体让他们有几分畏惧，到底没人敢扑上前。

“妖魔，妖魔！烧死她！”大家纷纷喊道。

“你们错了，我不是妖魔，他才是妖魔。”程娇娘说道，看着激愤的民众没有丝毫惧意，反而抬脚走上高台，一脚踢开了蒲团法座，“就是他召来的日食。”

什么？说宁德大师是妖魔？说宁德法师召来日食？

“休得胡言！”和尚们红着眼，终于在十几人聚齐后鼓足了勇气扑过来。

随从亮出手中的短刃护在程娇娘身前，日光下，短刃还沾着宁德和尚的血。自己对付三四个人肯定没问题，远处其他同伴也已经发了疯似的冲过来了，拖延一刻应该



保得住娘子。

“这妖僧说只有他在才能制止日食，但事实上他做不到。如果不是我杀了他，过午之后一定会有日食出现！”程娇娘接着说道。

什么？四周的和尚面色顿时变得惨白，看着台上的小娘子。

“但如今我杀了他，今日便无日食。不信，大家就在这里等着看，不祈福不烧香不念经，天狗自退散。”程娇娘慢慢地说道，一面抬手指着天。本要冲上前的和尚们面色惊骇，似乎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。随从立刻将话大声地一遍遍喊出去。

“你们不用对我喊打喊杀，我就在这里不走。如果今日天狗不退，日被吞噬，我便斩下自己的首级谢罪。”程娇娘指向天的手放在脖颈前，做了个割喉的动作。

喧闹的民众停下脚步，带着惊讶、质疑又迷惑的神情看过来，满场议论纷纷，不断地将程娇娘的话一个接一个地传开。

完了！完了！“扑通”一声，就近的两个和尚跌坐在地，面色惨白地看着这个小娘子。怎么会这样？

“休要听她胡说！”几个和尚回过神来，白着脸喊道，“天狗退了，是我们师父日夜祈福的功劳……”话音才落，程娇娘就喝断了他们：“既然你们师父日夜祈福已经有了功效，今日何必还要在这里号召民众一起祈福呢？”

自然是为了树立威信嘛，不过话可不敢这么说，几个和尚面色发白，要说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“是不是单靠你们大师也不一定能做到，所以需要民众们来一起帮忙啊？”程娇娘又接着问道。

若说不是，那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要在这里召集民众。若说是，那……和尚们抬头看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小娘子，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，满口苦涩。

看到这一幕，调集了人马好不容易分开人群冲过来的韩县令等人也停下脚。

“这算不算老秃驴自己坑了自己？”他忍不住低声跟旁边的人说道。

“差爷，她可是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总不能不管吧？”一个和尚想到什么又喊道。

此时围过来的差役看他们眼神再不似以往那般畏惧，反而带着几分不屑的讥笑。这时候知道是杀人了，当初你们这些秃驴当街打死人时是怎么说的？

“别急嘛，急什么啊，这小娘子已经说出大话了，怎么也得看看到底是不是如此，要不然就这样抓走，民众也不服啊。”他们笑道，“等戳穿她的谎话，我们一定会一并治她的杀人之罪的。”

爽朗的笑声从城墙上的凉棚里传出来，外边的小吏们不由得也跟着露出笑容。

“上一次听到县尊这样笑，还是沟渠完成那一日。”一人感叹道。

“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原来可以如此简单！”一个官员说道，来回走了几步，“我就说这日食预测得根本就不准，那老和尚必然心知肚明。”何止老和尚心知肚明，他们这些官员大多数也是心里明白的。



“那又如何？”另一个官员捻须笑道，“你可敢上去斩了他？”

敢吗？在场的人都在心里问自己，纷纷摇头。这件事想起来很简单，但真要做起来却不容易。

“这小娘子肯定不是一般人家出来的。”韩县令说道，“她当时过去之前说了什么？”

“差役说她听到那贼秃说会有日食时便从车内出来了，语气显然是质疑。”一个官员答道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韩县令点点头，“她肯定知道今日没有日食，所以才如此笃定。”看来她必然是知晓天文历法推演的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精通，这样的本事可不是一般人家能有的。

“县尊，时辰要到了。”有人提醒道。

虽然心里明白肯定不会有日食，但大家还是有些忐忑，闻言都迈步出来抬头看天。天空不知什么时候有些阴云凝聚，这让城门前的气氛变得紧张凝重起来。高台四周已经换上了衙门的差役，老和尚的尸首也被拼凑到一起盖上白布暂时还没抬走，曾经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僧众被赶到一旁围了起来。看着渐变的天色，在场的人都很紧张，民众更是忍不住跪下，握着带来的锣鼓神情惊恐。

半芹等人已经来到了程娇娘的身边。几个随从也趁着这机会看好了地形线路。车不要了，直接骑马走……他们互相用眼神做了筹划。

相比于他们的紧张，两个女子则是轻松。

“娘子，你坐上去岂不是更好，更有威慑力。”半芹低声说道，指着高台上开玩笑。

“威慑岂需外物。”程娇娘坐在高台下，斜倚着台阶看着自己的手说道。

半芹在她脚边坐着，一面抬头看天，有些不耐烦，“还得等多久啊？好没意思。”

程娇娘也看了一眼天，“半日就足够了。”

半日啊，半芹有些闷闷地皱眉，又想到什么，“娘子，不如我去煮茶，看看新作的茶吃着如何？”

阴云密布之下，高台之上，血流满地的尸首旁，茶香渐渐散开。四周的人大着胆子抬头，看到那端着碗饮茶的小娘子都有些傻眼。似乎就在这一眨眼间，一阵风过，阴云散去，日光倾泻下来。

时间一点点地过去，直直的日光渐渐西斜，投在城门墙壁上，带着几分霞光。程娇娘的茶已经喝完了，茶点也吃过一遍，就连一旁的随从们也都略作消遣地吃了几个。或许是因为他们这样的气氛，城门下原本紧张不安如临大敌的民众神情也渐渐地变了，看向那些僧众的神情不再是依赖和敬畏，有些人也不再虔诚地跪着，而是慢慢地换成了端坐，渐渐有人开始拉家常。虽然城门还是那个城门，民众聚集还是那样多，但已经完全不似最初的神圣，反而有些像西街的闹市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

这边程娇娘看了看天色站起身来，原本议论纷纷喧闹的城门前慢慢安静下来。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却鸦雀无声，让站在城墙上俯视的官员们心里一阵发麻。如果这时候那娘子也说一声是她驱除了日食天灾，想必民众会立刻下跪参拜，就好像参拜那个死



掉的老和尚一般。或许很多时候，民众只是需要一个参拜的对象，而并不在意那个对象是谁。

“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大家散了吧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一阵静谧之后，城门下再次乱了，不过与上次不同，这一次官员们再没了紧张，反而都如释重负。

“快，这个机会不能放过，一定要趁机说服民众，消除那群贼秃的影响。”

“把那群僧众抓起来，免得他们再妖言惑众……”

“让他们说出那老秃驴的劣迹然后张贴公告……”

城墙上的官员们纷纷忙碌起来，各自领命而去。

天光大亮的时候，位于官路旁的平凉度驿站变得热闹起来。两个驿卒站在门边，正从一个进门的人手里接过驿券。这是一个过路商人，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驿券，每次都要白吃白喝。因为是熟客了，驿卒打着哈欠懒洋洋地扫了一眼，就摆手让人进去了。

“大山兄弟，没睡好？”那商人客气地问候道。

“别提了，半夜来了一拨人，吃吃喝喝还要洗澡，到天亮才眯了一会儿。”驿卒说道。

“什么人啊，这么折腾人。”商人立刻抱不平。

“女眷就是事情多一些。”另一个驿卒说道，一面瞪了叫大山的驿卒一眼，“又没让你白忙。”

大山嘿嘿笑了，忍不住摸了摸袖子里的大钱。所以说只有有钱人才能折腾人啊。

这边商人才牵着马进去，后边响起一个大嗓门：“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”

这一声喊让驿站里的人都看过去。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牵着一头驴正在大喊大叫，驿卒看过他的驿券，是盘江县城一个书吏的亲戚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大清早的你就喊。”有人问道。

“你们知道宁德大师吗？”男人喊道。

宁德大师的名头在盘江谁人不知？四邻八府也小有名气，听说知府还奉他为座上宾呢。

“宁德大师又出了新的福经卷了吗？”

“哎呀，那快点去抢一卷，我娘要了好多次了……”

看着现场的人开始说话，男人咳了咳，“宁德大师昨日被人杀了。”

这无疑是平地一声雷，炸得院子里的人都乱了，连驿卒都惊讶地围过来。

“你说梦话吧！宁德大师怎么会被人杀了！”

男人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，任凭院子里的吵闹议论声越来越大，引得屋子里的人都出来了，将小小的驿站挤得水泄不通。

驿丞也被惊动了，和四五个人站在最外边踮脚听，有人在他身后走过来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有女声问道。驿丞回过头见是一个娇俏的小丫头，立刻堆起笑脸，



“姑娘醒了，要些什么？”

“我要用你们的厨房做饭。”半芹说道。

“哎呀，都做好了。”驿丞忙道。

“不用，我家娘子不吃外食。”半芹说道。

果然是有钱人家娇滴滴的女眷……驿丞心里嘀咕，面上笑容不减，催着身边的一个驿卒带路。

“这边说什么呢？”半芹要走，又回头看了一眼问道。

“宁德大师死了。”驿丞答道，又想起她是外地人，忙又解释了一下宁德大师是谁，“说是被人杀了，就在昨日……”

“不是被人杀了，是被菩萨的使者杀了。”前边听得全的人忙回头纠正，“宁德大师也不是大师，而是妖僧。”

驿丞被说得一脸尴尬，自觉在人前丢了脸，忙摆手，“去去，胡说什么呢。”

“哪里胡说，昨日的日食，宁德大师说要祈福救护的，结果那菩萨座下的使者说就是他引来的日食，一刀把他杀了。”那人也不服气道。

“怎么，怎么就被杀了？”驿丞忍不住问道。

“还能怎么啊，菩萨下凡除妖了嘛。”那人说道。

驿丞“呸”了一声，这种鬼话哄哄妇孺稚童还差不多。他还没问，身后有女声笑了一声。他们扭头看去，见那小丫头正要跟着驿卒走，又停下脚。

“谁让他挡了路不让开呢？”小丫头说道，一面抿嘴笑着转身走了。

挡了路？说谁呢？大家有些不解，不过也顾不上了，忙转过身继续听内里传来的震撼讲述。喧嚣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且伴随着更多的从盘江县城来的人加入这场议论，气氛不断被掀高，越说越详细，越说越离谱。当韩县令带着人进来时，已经有人笃定地说当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了。韩县令皱眉沉脸摇摇头，身旁的差役上前驱赶，大家这才发现官府的人来了，驿丞更是认得韩县令，忙迎了过来。

听到驿丞的称呼，本要散去的众人眼睛顿时又亮了。县尊！这可是最知道真相的人了吧！便有人忍不住大声地询问，这让韩县令很是尴尬，还好有差役相护，跟着驿丞进了内厅。

站在厅内，看着院子里不肯散去甚至还大着胆子去询问差役的众人，韩县令再次吐了一口气。这次盘江县可算是出名了。

“县尊，您要找什么人？”驿丞恭敬地问道。

韩县令转过身，“昨晚入住，江南口音，随从却是京城口音，大约也是去往京城吧。”他说道，“一个小娘子，很……很漂亮。”

驿丞笑了，只听这一句话就知道问的是谁了。

“有，有，昨晚半夜来的。”他说道，一面忙引路，“就住在上房。”

韩县令却没有迈步，“我自己去吧。”

驿丞有些尴尬地停下脚。看来这一定是很有身份的人。他点头应声“是”。



韩县令抬脚要走，驿丞又忍不住唤住他，“县尊，宁德大师真的被人杀了？”

韩县令回头看了他一眼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被什么人杀了？为什么？怎么收场的？”驿丞立刻一口气问出所有的疑惑。

韩县令摇摇头有些想笑，“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句话还真是说得没错。”

驿丞有些不解，本想等着韩县令再说，韩县令却抬脚疾步走了。

因为前院的热闹把人都引了过去，后院里安静得很，韩县令带着人走过来，便被廊下站着的随从们拦住了。

“这是我们的韩县尊。”差役忙道。如果搁在别的时候，看到县尊被人这样阻拦，他们早就不客气了。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人，态度不由得恭敬。那可是光天化日之下斩杀了宁德大师的人。

门很快被拉开了，先是一个婢女捧着食盒退出来，然后冲韩县令施礼。

迈进门内，正端坐的一个女子低头施礼。

“娘子。”韩县令还礼，这才坐下来看清这个娘子的形容。这样的美人，前一刻笑语嫣然，下一刻就砍下了别人的头，还能端坐尸首血泊前饮茶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

“说来惭愧。”韩县令吐了一口气，“别的也不多说了，今趟我来是专程谢娘子替我们绝了后患的。”他说着拱手施礼，程娇娘还礼，视线落在他面上，带着几分审视。

韩县令被看得有些不解，虽然并没有开口说话，但一眼就知道这女子的做派端庄有礼……怎么现在这样失礼地看人呢？

“官人姓韩？”程娇娘开口问道，“是哪里人氏？”

韩县令愣了一下，但还是答了：“肃州人氏。”

此言一出，门边跪坐的丫头“咦”了一声：“肃州！姓韩！”

难道认得？韩县令面色微微惊讶，“娘子与肃州有亲？”

程娇娘笑了，摇了摇头，“官人无须多礼，那僧人挡了我的路，且拒不让开又威胁于我。非是为了官人或者其他，不敢担官人的谢。况且，如果我不先让他闭口，事情反倒麻烦些，我只是不喜欢麻烦而已。”

韩县令点点头。有勇有谋，手脚利索，果然不是一般人家养出的孩子。

“不管怎样还是多谢娘子了。”他施礼说道，“昨晚连夜审讯，那些僧人作恶的事都已经问出来了。真是惭愧，我这个父母官真是对不住民众。这一次，一定要将这妖僧的恶势力连根拔起，永绝后患。”

程娇娘看着他略一沉思，“官人这次来，只是专程道谢吗？”

韩县令被问得一怔，旋即笑了，这娘子聪慧得很。虽然他来之前并不是，但此时此刻他决定了，自己就是专程来道谢的。

“是，专程道谢，以及表达歉意，在我盘江县让娘子受惊了。”他说道。

程娇娘看着他笑了，“果然是姓韩。既然如此，我便送官人一个机会。”说罢转头吩咐在门边跪坐的丫头：“半芹，取笔墨来。”

半芹应声“是”，韩县令微微一怔。半芹？这个名字好似在哪里听过一般，偏偏一

时想不起来。

正走神间，那边程娇娘提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，略微晾干，伸手推过来，“官人可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，想必一定能永绝妖僧惑众的后患。”

韩县令回到县衙时天已经黑了，衙门里依旧亮着灯。见他回来，大家都忙迎上去问：“县尊，那小娘子抓到了没有？”

韩县令面色微微尴尬，“找到了……”他说道，一面忙岔开话题问大家城里的事做得如何。

“僧众都抓起来了，只是以前与宁德和尚勾结的地痞无赖趁机闹事……”县丞禀道。

这的确是个问题。韩县令点点头。

“此时尚短，就怕日子一长闹得民众不安。”另一个胥吏说道。

“是啊，那小娘子就这样甩手走了，倒是扔下烂摊子不好收拾……”

“那些人一口咬定宁德大师先有功，是被这小娘子抢夺去了的……”

“今日就有人私下建了拜祭宁德的法会，还好我们去得及时驱散了……”

官厅里议论纷纷。韩县令不由得伸手拂了拂衣袖，“大家都辛苦了，今日不早了，先去歇息吧，我们明日再议。”

众人点点头，便收拾了东西退出去。

“县尊，那娘子到底抓回来没有？”县丞走在最后，待人都走了才问道。

韩县令叹一口气摇摇头，“我们的事，怎好纠缠上人家。”

“县尊，可是她杀的宁德。”县丞说道，一面皱眉，“我们不是说好了，请……那娘子回来。毕竟她杀了人，走个过场也不为过。”

韩县令摇摇头，伸手再次捏了捏袖口。没错，当时是说好了这样做的，但等见到那娘子，他怎么都觉得这样做不好。

“既然我们定性为妖僧祸事，那这娘子杀人就是锄奸驱恶，不当追罚。我问过话，也让她画了押，就跟她没关系了。”韩县令说道。

“县尊，那跟我们就有关系了！”县丞急道。

“跟我们有关系也没错，本就是我御下不严才致的祸患，如果说是那娘子杀了人，那刀子也是我递的。”韩县令说道，“这件事就不要牵涉别人了，本官自己解决吧，至少那娘子杀了宁德，已经给我们解决了最大的难题了。”

县尊什么都好，就是明明是文人，偏偏武气太重。县丞摇摇头，躬身施礼告退。走出门想到什么又停下脚，果然看到韩县令又伸手捏着衣袖。真是奇怪，里面放了什么？县丞皱皱眉走开了。

韩县令几乎一夜没睡，天快亮的时候刚要躺一躺，外边来报说家里来人了。

“我听说了。这么大的事，肃州都知道了。”韩夫人进门就道，一面伸手拍抚心口，“怎么回事啊？”

